

穿过时间的缝隙

CHUANGUOSHIJIANDEFENGXI

牧子 著



责任编辑 苏 燕
责任校对 冉瑞青

九州出版社

ISBN 978-7-80114-952-7



9 787801 149527 >

定价:32.00 元

穿过时间的缝隙

牧子 著

九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海作家丛书·穿过时间的缝隙/牧子著.—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11.6
(小中见大智慧文丛)

ISBN 978-7-80114-952-7

I.西…II.牧…III.散文随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1329.75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3192 号

书 名:西海作家丛书·穿过时间的缝隙

作 者:牧子

出 版:九州出版社

发 行:九州出版社发行部

地 址:北京市阜外大街甲 35 号(邮编:100037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丛书策划:张健鹏

出版监审:刘海涛

装帧设计:亮点人文馆

责任编辑:苏 燕

责任校对:冉瑞青

图文策划:周红斌

印 刷:西宁德隆印刷厂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11.5 印张 165.6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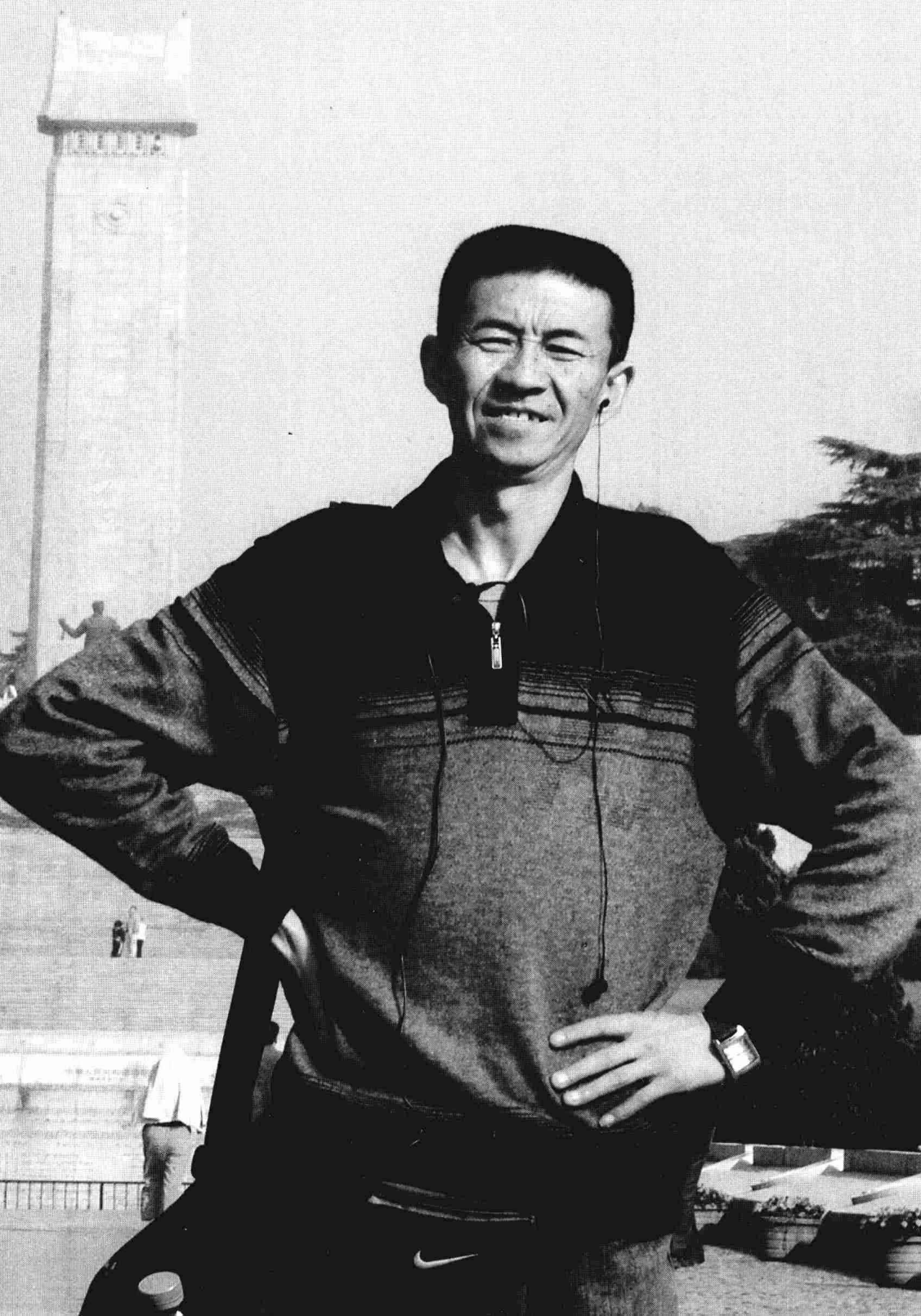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:0001-1000 册

版 次: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114-952-7/I·719

定 价:32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与承印厂调换)



总 序

原上草

在青海省州、地的作家创作中,海北作家的创作呈现出了良好的势头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到省文联的一些同志所给予的这些看法和评价。而事实上也是如此,就近两年海北的作家们已出版各类文学专著 50 余部。这在海北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,这种势头,在海北文坛已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气场。换言之,也是一种精神气场。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,也昭示着这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。海北文联积极鼓励全州作家勤奋创作,并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作家们出书难的问题。使得他们的作品不断面世,为广大各族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。

这套“西海作家丛书”(第二套)所纳入的原上草、牧子、石单、严凤兰,是近年来在创作上比较成熟的几位作家,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家和省级的大刊上,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。像牧子在读初中时就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,算是出道较早的少年作家。1993 年,他就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,他是一个走向深度创作的作家,作品凝练、富有意趣,诗歌、散文、诗歌评论都写的很大气。他对文学的思考比较严肃,也是认真对待生活和创作的一位作家。前两年,他一直主持祁连县文联的工作,并苦心经营着《祁连山》文学杂志。现在组织又将他调入县电视台担任台长之职,这是组织对他工作的认可和肯定。

相信他将在文学与新闻间自由穿梭，新闻将给予他更多的生活素材，文学将让他有一个更好展示自己灵魂思考的平台。

石单是一个富有哲理思考的诗人，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。他供职于一家冶炼企业，近两年企业停产，他为了生计到处打工，更为本真地贴近了生活的现场，使他饱受了生活的艰辛，他的作品从早年间对生活的间接思考，直接切入了生活的真相，写出了一批反映底层生活的好作品。他不遗余力地寻找着苦难背后的精神依托和支柱，建构着自己的精神堡垒。作为一个诗人，这些现实的艰辛，将是他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而早已退休的蒙古族教师严凤兰，视文学如自己人生的精神伴侣，且行且记录着自己的所思所想，近年一直在帮助海晏县搜集、挖掘、整理着民族民间的优秀文化，参与编著了《海晏县民间故事集》、《海晏县导游词——河清海晏》、《海晏县蒙古志》等书籍几十万字。她一直笔耕不辍，发挥着自己的余热，精神可嘉！

这些作家都在默默地抒写着海北这片富饶的热土，讴歌着这片热土上辛勤劳作的人民，传承着海北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。海北文联不断组织和编辑出版这些作家的个人作品，就是为了积极推动海北的文化，促进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、物质文明同步繁荣和发展。

因为，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脊梁，没有脊梁的民族，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民族！

2011年3月12日于西宁

目 录

001 || 总序

原上草

散 文

003 || 故乡,有一座破土庙

007 || 张保

012 || 冬日里的女孩

015 || 圆梦的经历

024 || 记忆里的碎片

031 || 网友

033 || 夕阳下有一缕淡淡的惆怅

036 || 终南仙都古楼观宗圣宫

039 || 三秦纪行

049 || 阳光下的尴尬

051 || 刘院长

053 || 孤独的背影

057 || 分娩之痛是一种幸福的生命感知

061 || 邂逅深夜

- 063 || 尼玛的心事
- 066 || 港城日记
- 080 || 在金色原野上
- 084 || 我的目光注视下的二寺滩
- 091 || 怀念凤卿
- 097 || 七月二十九日想说的一些话语
- 102 || 阳光曝晒时，我在街心花园写下一些言词

随 笔

- 107 || 你早，北京
- 108 || 一些无所谓的话语
- 111 || 由醉酒而想到的
- 114 || 有关文学的一些思绪
- 116 || “卸磨”何必“杀驴”
- 119 || 写给西部大野中的歌者
——《西部诗报》创刊词
- 121 || 疯人疯语
- 122 || 惊梦：一种惶恐背后的隐痛

赋 文

- 125 || 祁连赋
- 130 || 祁连神鹿赋

131 || 默勒赋

132 || 峨堡赋

评 论

135 || 来自高原故土的独语

——聂文虎诗歌印象

142 || 真挚情感催生的经典

——电影《天边的情歌》观后

145 || 深厚文化底蕴构建的人文内涵

——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读后随感

152 || 在纯粹的情感里奔放生命

——评藏族女诗人才登诗集《心在高原》

161 || 匍匐在草原上的心灵话语

——藏族青年诗人三宝诗歌印象

166 || 在真实与真挚间游走

——序陈文年诗集《雪色莽原》

172 || 后记

牧 子

散文





故乡，有一座破土庙

离开故乡已经有十五六个年头了，故乡的山山水水，故乡的人情风俗，在我脑海中大多已逝去了，但村头的那座破土庙，却一直记忆犹新。

土庙座落在村头大道旁的一个土丘上，墙壁上的白灰已经脱落了，只有山墙上还留着几个凹进去的大圆圈，写着几个字还依稀可辨，大概是“×除牛鬼蛇神”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个字可能就是“破”字吧。村里先前没有学校，所以村里男女老少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“睁眼瞎”。土庙里的什物，诸如壁画、神像、神位之类的，经过“文化革命”的洗劫，遗失的遗失了，留下来的也只是一些缺臂少腿的泥人儿和模模糊糊的油彩。后来，土庙改成学校的时候，泥人儿也被砸了，墙壁上的油彩也被刮掉了，挂上了黑板和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之类的标语。土庙前长着几棵老杏树，每到杏花开放的时候，这些老杏树都显得异彩缤纷，很是好看。

土庙里住着一位姓秦的老人，早年丧妇，膝下有一个儿子，游手好闲，后来因为偷了别人的女人，被打死了。秦老汉无依无靠，就在大队的扶持下，在土庙里开了一个饭馆（说是饭馆，也只是给过路人烧点茶水、做点馍馍以充饥而已，有时也张罗几个人摆个小酒席），后来土庙要改成学校，就把它一分为两间，小的一间仍给秦老汉开饭馆，剩下的一大间就是学校唯一的教室了。

我是土庙学校里的首届学生，在那里我念了两年书。开学的头一天，我去上学时走错了门，撞进了老秦头的饭馆里，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，急忙转身往回走，却被老秦头叫住了：“尕毛日鬼，教室在那头。给！”说着塞给我一个胡萝卜馅的包子。就这样，我和老秦头认识了。

老秦头叫什么名字，村里人谁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姓秦。他一年四季

都把脑袋剃得光光的，人们便叫他“秦光头”。后来开了饭馆，过路人都叫他“老秦头”。日子多了，村里人也跟着叫起“老秦头”来，“秦光头”这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在人们口中消失了。

儿时的我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捣蛋鬼”，经常伙同小伙伴们恶作剧。因为老秦头特别喜欢小孩子，一般不发火，所以很多次恶作剧都是针对老秦头的。记得有一次正在上课，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很凶的猜拳声，胆小的女生都吓得缩着脖子，惹得男生哈哈大笑，有的干脆学起猜拳来，气得老师狠狠批了我们一顿。就因为这事，我对老秦头极为不满，甚至还有点憎恨起来。于是，便和几个小伙伴趁天黑把一铲大便涂到老秦头饭馆的墙壁上，还用粉笔在门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光头老汉，以此作为报复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秦头就知道了这是我出的点子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狠狠地向我走过来：“你这个杂毛日鬼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吓得我缩脖子眯眼睛，但半晌也不见巴掌打下来，抬起头才看见老秦头在捂着嘴笑，举起的手停在空中。我知道老秦头是吓唬我，便朝他扮了个鬼脸，转身跑得无影无踪了。老秦头虽然没有打我，但我终究没能逃过母亲的一顿揍。

当我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和老秦头就更熟了。在土庙学校里上学到学生并不多，三个女生，连我四个男生。一到冬天，老秦头的饭馆就成了学生食堂。中午放学后，我们都懒得回家，每人一碗面汤，一个馍馍，小肚子吃得圆圆的，高兴了还说一声“老秦头爷爷再见”，便跑到坡下的小河里去溜冰，结果每次都把鞋子弄得湿湿的，末了又到饭馆里去烤。有时候，上课铃已经响了，裤子还烤不干，就只能光着屁股在火炉旁蹲着听讲了，弄得老师哭笑不得。后来回到故乡，碰到一个儿时的女同学，提起这事，还狠狠地奚落了我一番。

光阴如箭，短短两年很快就过去了。自从离开故乡，开始饱享西部茫茫草原和巍巍雪山的风韵的时候，儿时的记忆就像一枚彩色的书签，悄悄夹在我生命的书页里了。这是一枚珍贵的书签，我一直把它保留到今天，一刻也不曾忘怀过。

十几年后，当我再踏上故乡那熟悉的土地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座土庙，只是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破旧了：屋顶坍塌了，墙壁黑乎乎的，好像是被烟熏过了的。

我回家了的新闻不胫而走。到家后还没来得及喝上一杯故乡的浓茶，亲朋好友便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互相寒暄，问长问短。我被这洋溢着友谊和爱恋的场面感动着，一连感动了好几天。在村里，我像一个游子重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，得到了备至的关怀和温暖。但我回到故乡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去看我儿时的母校——那座土庙。

土庙仍然座落在村头的土丘上，旁边的老杏树还在，只是显得苍老了许多，但故乡却年轻多了，显得朝气蓬勃。

一天晚上，我和几个儿时的伙伴聚在一起，海阔天空地聊着。在闲谈中，我了解到了村里的现状：自从土地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，乡亲们的日子宽了，这几年，村里乡里大办教育，使科学走进农户，科学种田使土地产量在原来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还多，大部分家庭买了“手扶”。这个以贫穷而闻名的山沟沟，如今已成为全县的试点村，并且已取得了良好的效益。儿时的伙伴们高兴地告诉我：“年头上我们庄子还上了报纸呢！”

当我问起老秦头时，他们都抱怨地叹着气。紧接着，我听到了一段系人心魄而又使人深思的故事：六年前，老秦头的一个远房侄子来到村里，跟着老秦头开饭馆。有一天，老秦头正在灶前忙碌着，忽然灶里的火苗把灶口前的一大堆干麦草燃着了，当老秦头发现时已经晚了。火越烧越旺，烧的椽子柱子嘎嘎作响。当时隔壁的教室里正在上课，看到大火无情地烧来，孩子们都乱成一团，年轻的女教师也惊慌地不知所措。老秦头见救火的可能已经不大，便疯也似地跑进教室，一边大喊“快往外跑”，一边和来救火的乡亲们一起，把教室里的桌椅都搬了出来。当时土庙里有两个老师，十八个学生，连老秦头一共二十一个人。土庙学校得救了，老秦头的饭馆却化成了一片火海。人们无可奈何地看着被熊熊大火淹没了的土庙，都惊呆了。忽然，老秦头大喊一声“还少一个”，便又一次冲进火海。这时，一根大梁塌了下来，正好砸在老秦头的腰上。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老秦头在数人数时，只数到了二十，却忘了数自己，以为还有一个人没救出来，便自己跑进土庙里去找，结果砸断了自己的脊椎。当去县城采购食品的侄子回来时，老秦头已经被乡亲们送进乡卫生院。七天后他就死了，临死时，他给侄子留下话：自己烧了学校，心里过不去。他要侄子把自己积攒的两千元钱交给村里修学校。他的侄子葬了叔父，照叔父的遗言，把老

秦头的两千元钱交给村里，便离开了村子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听完这段故事时，我已是满脸泪水了。这位善良的老人，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又一次来到土庙前，看着火烧后留下的黑乎乎的墙壁，心中涌起一种无法按捺的压抑。离土庙不远处，有一所崭新的小学校，不时传来阵阵读书声。我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浓浓地吸了一口，然后，静静地听着，听着，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，又坐在那张晃来晃去，吱嘎作响的课桌前，大声朗读者：“春天到了，燕子又飞回来了……”



张 保

第一次见到张保，是在朋友的婚礼上。他不是请来的客人，而是被雇来烧开水的。

早晨，我很早就起床了，出门后看见张保已经将第一炉水烧开了。腊月的高原，天冷得出奇，严寒和干燥，夹杂着一丝凉风，使人觉得皮肤隐隐作痛。他披着一件破旧的短袄，蹴在炭火堆旁，不时地用短袄袖子擦着失控的鼻涕，在衣兜里搜寻着抽剩的烟头，用炭火点燃了再抽。寒冷使他的整个身体蜷缩着，抖动着，紫红色的脸上多少带着一丝悲凉。

他见我出来，身体微微向前欠了欠，招呼道：“早啊。”

我答应着：“唔，这么早就生火了，你好勤快呀。”

他望着我笑了笑说：“洗脸吧，水早开了。”

我应着，把洗脸盆伸过去。他给我打了半瓢开水，放在地上，又掺了半瓢凉水，问道：“试试还烫手不？”

“行了，行了。”我说。

他又回到炭火堆旁，蹲下身去，往炉膛里添了两块劈柴，仍旧在衣兜里搜寻着。

我掏出半包香烟递过去说：“抽我的。”

他抬起眼睛望了望我，慌忙地站起来，用双手嗫嗫地接过去，抽出一支，又把烟盒递过来。

“嗨，别客气，你拿着抽吧，我还有呐。”我笑着对他说，把那半包烟塞进他的衣兜里。

他显然有些惊慌，低着头，用很小的声音说：“你们工作人把这么好的烟都不当回事哩。”

“不贵，一盒才几块钱。”我顺应着说：“你冷吗？进屋里烤烤火吧。”

“在这儿行了，人家过喜日子，我进去了不好。”

我愕然：“没啥事，屋里炉火着得正旺呢，进去烤烤吧。”

张保依旧蹴在那里，不说话了。我见他不肯进屋，也不言语，就把洗脸盆端到炭火堆旁，一边洗着脸，一边跟他聊起来。

“你姓啥？”

“张，张飞的张。”他的声音依然很小，脸上出现了一丝笑意。

“嗨！是张飞的张啊！不过，张飞可不会烧火哟。”我半开玩笑地说。

听到我这话，他突然把头埋得很低，一声不响地抽着烟。

“今年多大岁数了？”我又问。

“四十六了。”他答道。

听到他的回答，我有些诧异地抬起头望着他。才四十六岁，怎么从脸上看去，简直是个六十出头的老汉！

等我洗完脸，所有的人都起床了，大家吵吵嚷嚷，各干各的事。我也忙着搬桌子，摆凳子，准备迎接第一批喜客。

晌午，厨房里传出一阵叫人听了就来食欲的声音：“吃饭喽——来晚了就舔锅底子吧！”

随后又传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。

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活，走进厨房去。

我看见张保坐在开水锅炉旁边，闷闷地抽着烟。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走，老张，吃饭了。”

“唔，你们去吃吧，我不吃了。”他应着。

我说：“累了大半天了，不吃饭怎么能成？”

张保挪了挪屁股，说：“我那份留给丫头吧！”

“你的丫头？”我问道。

“唔，快放学了。我不在家，她去了吃不上饭。我给她说了话，晌午到这里来。”他咕咕哝哝地说。

这时，朋友的母亲端着一个装有饭菜的木盘子，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张保，别说闲话了，赶紧吃，吃罢了还有活哩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饭菜放在我们面前，回身又对张保说：“你吃你的，丫头饿不着，我给她留着哩。”